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普通人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普 通 人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3 北 京

ORDINARY PEOPLE

by Judith Guest

New York. 1980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十，包括美国女作家朱迪思·盖斯特的小说《普通人》、阿尔文·萨金特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和其他有关材料。

《普通人》描写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悲剧。透过贾瑞特一家具体地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家庭成员间感情上的隔阂和精神上的空虚，从而揭示了当今美国人民普遍感到关切的一个社会问题——家庭的崩溃。剧本的改编忠实于原著。影片上映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它除被纽约影评界评为最佳影片外，还获得了金球奖五项大奖和奥斯卡奖四项大奖，为近代影片所少见。

责任编辑：呼 冉

普 通 人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建国门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38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00,000

1983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8061·1980

定价：1.30 元

编 辑 例 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人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11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一九七九年春



在萨拉·默里家里，
卡尔文向安妮谈到了
康拉德的近况，贝思
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
交谈。

康拉德：我不是
那个意思，我根
本不是那个意
思。我很抱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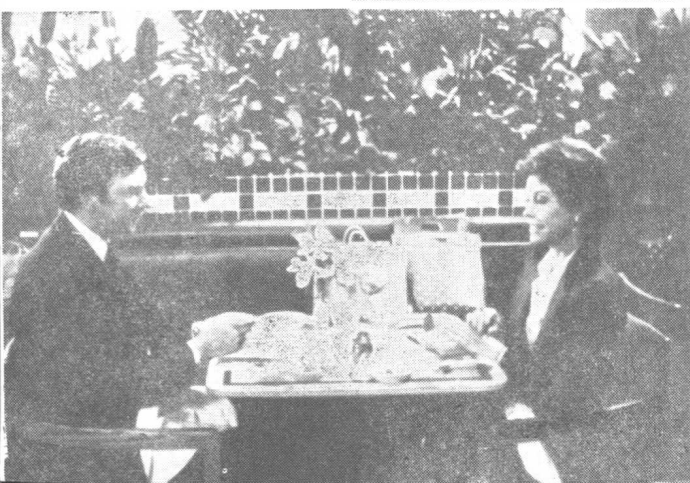


康拉德和珍妮妮
在学校走廊上相
遇，珍妮妮对他
说：……你真是
个了不起的男高
音。



康拉德在冷饮店里约见了他在住院时期结识的女友卡伦。

康拉德：我明天给你打电话，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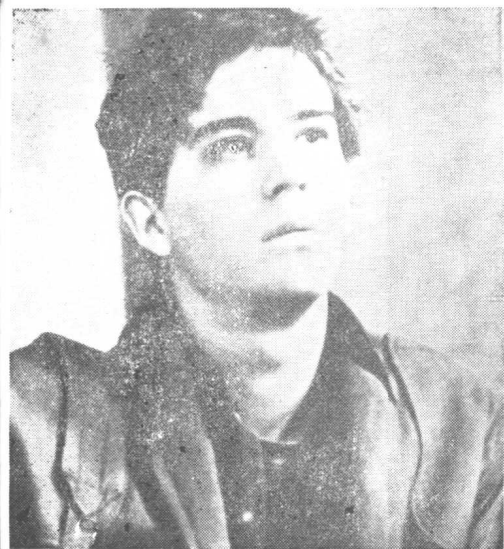
卡尔文和贝思在乡间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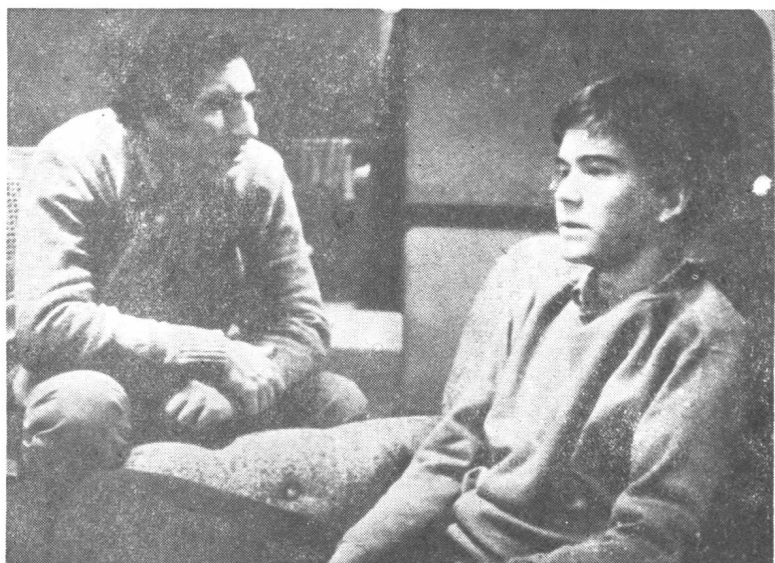
卡尔文·贾瑞特和
他的妻子贝思。



康拉德·贾瑞特和他的
母亲贝思·贾瑞特。



康拉德·贾瑞特



康拉德无精打采地坐在精神分析医生伯杰的办公室里。

目 次

普通人（小说）·····[美]朱迪思·盖斯特著	
陈尧光 谢榕津 李 森译(1)	
普通人（电影剧本）·····[美]阿尔文·萨金特改编	
林思铮译(229)	

附录:

罗伯特·雷德福答记者问·····唯 非译(334)	
《普通人》从小说到影片·····胡思旅(338)	
《普通人》剧照·····(插页)	

普 通 人

(小 说)

〔美〕朱迪思·盖斯特 著

陈 尧 光
谢 榕 津 译
李 森

要为早上起床找一条理由，就必须有一项指导方针，也就是要有一种信仰。要是你愿意，它也可以是汽车保险杠上的一条标贴。在车流不绝的高速公路上，人们在汽车中用这种标贴互相高叫着抵制葡萄酒，互相招呼说你要是爱耶稣就按喇叭，互相开玩笑说请爱护动物——吻一下水獭吧。他们用这些标贴来表达自己的信念，总结自己的信念，并且和别人不同的意见相对抗。例如：我也有个愿望——法律与秩序；耶稣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存钱；支持洛德·麦库恩当总统。

他躺在床上，环视着房间的四壁，心里纳闷自己收集的那些词句都哪儿去了。那些词句都是小心翼翼地贴在硬纸卡上，用图钉按在墙上以免污损了墙面。现在都不见了。兴许是跟其他破烂一起扔掉了，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初中时代的纪念品，那些10×8吋的彩色照片，拍的都是小狐狸俱乐部啦、白袜球队啦、黑熊球队啦，等等。太可惜了。抬起头若能看到些什么东西，心头还会觉得有点安慰。可是，墙上却是空空的。墙壁都新粉刷过了。刷成灰蓝色。一种忧虑的颜色。忧虑是蓝色；失意是灰色。他认得那些色彩。他曾告诉克劳福说他们将回来坐在他的床头，吓他，寒碜他，可是克劳福毫不在意。歇着吧，别自寻烦恼，多接触一些能让你开心的事物，你就不会那么憋气了，就会感到有点儿乐趣了。

当然没错。又没错。总是没错：问题是缺少一种幽默感，生活是件严肃的大买卖——他真该把这句话刷在纸上贴在汽车保险杠上，——如果他有保险杠的话，可是他没有。康拉德·

贾瑞特，这个“忧虑的失意者”，这个穿着蓝色和灰色衣服的家伙，是没有保险杠的。英国文学课星期三得交一份一千字的读书报告，可书还没读呢。美国历史课第六章要考试。三角课将有一次抽测，早就该考了。

他翻个身趴在床上，把枕头拉过来紧紧地顶住脑袋，借以抵挡住从窗外射进来的刺眼的阳光。早晨对他来说并不是个好时光。他脑袋里挤满了太多的琐事。是先刷牙呢，还是先洗脸？他该穿什么裤子？什么衬衣？他的失望情绪终于冲破维系着他心境平静的那层脆弱的外壳而冒出来了。你正常吗？

克劳福曾经试图让他对此有所准备。“康，你感到忧虑不要紧。要允许自己有那么两天心绪不佳的时候，好吗？”

当然可以。可是，不佳到什么程度？不佳到用刀片的程度吗？他很想问一下，可是没有问，因为那时候他的提箱已经装好，父亲也已经出发来接他了，要问出那样的话来，只会自找麻烦，扫别人的兴。签证撤回，护照取消。他们把红色的印章盖在你脑门上。哎哟！那个地方他真呆够了。最近几个月来，他每次都能够认出谁是永久住户了。没错儿，那些牵拉着肩膀，步履邈邈的人准是老头儿居多，可是也有几个年轻人，他们穿着灰暗、深栗色浴衣，衣襟松松垮垮，活象快死去的鸟儿垂下的翅膀。不会吧，世界太小了。天地只有咫尺。每天早上老是先说一句话，然后念圣经旧约全书，跟着是编结花边、画画、做木工活儿、捏泥塑。每天下午可以睡午觉、散步、到健身房去锻炼一下，那里设备齐全，只对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开放，里面有篮球、手球、网球……应有尽有。到晚上，在大厅的角落里，有小型聚会，有人打纸牌，有人玩方格填字戏和双陆棋戏^①。利奥有一次对他说，“别发愁。你没问题。你能够玩方

^① 一种两个人玩的棋艺。

格填字戏，说明你的思想还能集中。你反应敏捷。”他哈哈大笑，“这表明你还能拼写，”他说，“那就不简单。”“唉，”利奥说，“精通某一件事总是好的。”

父亲从屋子的另一头喊他。他刷地坐了起来，马上就清醒过来恢复了常态，回答说：“是喽，我起来了！”他居然真的起了床，走进洗澡间，小便，洗手，洗脸，刷牙。不停地活动着，不要闲下来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天下事往往如此。

他匆匆照了照镜子。情况不妙。他的脸苍白，莫名其妙地长着不断迸发出来的疹块。他们告诉他：这不是粉刺。到底是什么，他们压根儿说不出来。怪哉！耐着性子等头发长出来。他在出院前的那个星期自己剪了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外祖母对他说，“我以为他们不会把剪刀给你的。”“他们真不该给我，”他回答说。他漫不经心、泰然自若地显示出他的幽默，这样就免得听的人感到震惊和难堪了。你们看看，亲人们，一切都很好。他在这里，穿着他的斜纹蓝布紧身衫裤，还有皮靴，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一切都很好，谁也不用惊慌。

这所房屋，三个人住是太大了。他使劲听，也很难听清楚父亲和母亲一清早在大厅另一头讲话的声音，他们是在安排、协调这一天该干的事情。这无关紧要，他并不需要听清楚，而他们肯定也不会谈什么重要事情。譬如，他们绝对不会谈论他，他们都是有教养的人，绝不会当着他的面议论他的问题。何况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有疗程的第二阶段，即复原阶段。这是向前进的阶段。

从什么开始？到什么为止？他自己穿上了衣服（有进步！）看着窗外，琢磨着那排把他家同隔壁邻居——他们叫什么来着？——隔开的俄罗斯橄榄树的花边似的线条。隔壁这家夫妇不错，可是没有孩子，他们在这儿住了多年了——该死，真该死，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就是这样的小事让人着急。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排高高的、把那座房子同前面的马路隔开的杉

树。卡希尔。他们家姓卡希尔。对了，现在可以松口气了。

可是，他轻松不得，因为今天是个纪念日。9月30日，星期二，是他回到家来整整一个月的日子。那么，贾瑞特，你在干什么呢？在问“从什么开始？”“什么为止？”这类怪问题吗？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是十分有害，也是非常折磨人的。比粉刺，甚至比无名疹块还叫人操心。这样子也算是他妈的治愈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文娱大厅放映了一部讲昆虫的电影，叫什么纪事。海尔斯特朗姆纪事，对了，就叫这个。蜉蝣的生命是十八小时。它把一生的时间全都用来为下一代产卵。解说员解释说蜉蝣是知道答案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提什么问题。蜉蝣这样做倒也省心。

他的喉咙里有一种刺痛的感觉。他转身离开了窗户，从书桌上拿起书来，然后又放下。不行，还是照常规办吧。首先是把床整理好，然后把浴室里的毛巾挂整齐；然后拿起书；然后吃早饭；然后去上学。要把动作的先后搞对，动机就不会乱了。这就是信念。他又徒然想起看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贴来了，可是那些标贴是属于别人的。上面写的不是他的言词。我是个曲棍球迷。答案是基督——问题是什么？

他能隐隐约约地回忆起在出院时自以为能得到的那种恬静的心境。得有一二条指导方针使他度过这一天。为了使生活井然有序，他制订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可其细节却不知怎的想不起来了。但愿曾经制订过那些细节。

二

他手里拿着一把剃刀，站在那面镶金边的长方形镜子前面，作着简短的祈祷：感谢主。感谢主的一切恩赐。愿主继续赐福于我。他的妻子正在他身旁梳理头发。她微呈圆形的脸庞在晨光中显得温柔红润，看不出是三十九岁的样子。她腹部平

伏，几乎象从来没有怀过孩子似的。她用双手在脖子后面把头发盘成一个髻别在头后面。美丽的头发呈枫糖色，或者说是蜜色，而且十分自然。那身蓝色的绸袍把她的苗条的臀部和乳房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你叫他了吗？”

“叫过了，他起来了。”

她舒了一口气说，“我真不愿意在天冷的时候打高尔夫球。这个球队里怎么没有人懂得，季节一过就不该再打呢？球场草地上全是落叶，手都冻了——还打这种球，真可笑。”

他凑近她，在她脖子上吻了一下。并轻声说了声：“我爱你。”

“我爱你。”她从镜子里看着他，“今天早上你跟他讲一讲好吗？关于穿衣服的事。他有一柜子挺象样的衣服，卡尔，可是他每天出门却穿得破破烂烂，跟个叫花子似的。”

“如今时兴这样。衣冠楚楚已经不合时宜了，流行的就是邋里邋遢——”他见她皱起眉头，便点了点头说，“好吧，我去跟他讲。”

“还有一件事也讲一下。”

“什么事？”

“回家的路上到拉泽比家去转一转。卡洛尔上星期又来过电话。这只是一件小事……”

“我不想在这种事上给他压力。当他想去的时候他自然会去。卡洛尔是会理解的。”

她耸耸肩膀，说：“当别人表示关心时，这样做会显得有礼貌一些——”

“我们都知道他是懂礼貌的。”他把注意力又转移到胡须上去了。每天早上都是一张同样的脸，想着同样的事，不过，这倒是考虑问题的好时候。卡尔文·贾瑞特，四十一岁，美国公民，税务律师，丈夫，父亲。十一岁时就成为孤儿。最近他时